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穆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具脫等奉

勅修

儒林二

胡旦

賈同

劉顏

高弁

孫復

石介

胡瑗

劉義叟

林槃

李觀

何涉

王回

弟向

周堯卿

王當

陳暘

胡旦字周父濱州渤海人少有雋才博學能文辭舉

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昇州時江南初平汰李



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  
爲盜悉黥爲兵遷左拾遺直史館數上書言時政利  
病出爲淮南東路轉運副使知海州踰年召歸先是  
廬多遜貶趙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旦獻河  
平頌曰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堯與隣粵  
有大水昏墊下人非曰聖作孰究孰度蔽賢者退壅  
澤者罪我防大患河豈云敗逆遜遠投姦普屏外聖  
道如隄崇崇海內帝曰守文是塞是親調爾衛兵程  
是丞民民以盡力臣以勤職役云其終河以之塞唐  
堯懷山實警神德漢武宣防實彰令式我塞長河融  
流惠澤明明聖功萬代咸則太宗覽頌有逆遜姦普  
之語召宰相謂曰胡旦獻頌詞意悖戾朕自擢於甲  
科歷試外任所至無善狀知海州日爲部下所訟獄  
已具適會大赦朕錄其材而捨其過尚令在近列又  
領史職乃敢恣胷臆狂躁如此其亟逐之卽貶殿中  
丞商州團練副使上平燕議曰今幽州在北門之外  
東封非國家所急願移其資以事北伐且天時地利  
人事皆有可伐之意歲之所臨其地受福今年春末  
至來年歲在宋分今年初秋至六年鎮在燕分從今  
年爲備至來春興師北兵之遇春夏則氊裘皮履羊



弓塞馬不爲用而中原士卒素不能寒往北逢暄筋力勇健以勇健之士驅不用之敵承福慶之時討災殃之城成功立事在於此矣長淮以北太行以東河水罷災土地甚沃因其豐實取其穀帛減價以祈納見錢以貴糴官府多積兵役無虞用兵豐財可濟大事太原克復以來于今十載兵甲甚利士卒甚雄夜寢晨興寒裘饑粟若以促裝之賜發軍而用之恩賞之貲成功而賚之可以齊心平敵恢拓舊境幽州平土而負敵爲勢必擇四人分之方面以剛斷勇毅者主之選和平恭慎者一人部之幽州之北皆是山谷

通人馬者不過十處領將士者亦擇十人同行則共議兵機分出則各司軍事寇來則同戰以驅逐寇歸則畫疆以扞蔽苟塞斷山路餘寇在燕與大軍相持則遷延其時以度春夏寇不能熱有退無前使士之剛勇與才力者各為一將多則分部扞敵攻城兩盡其力定其軍名實其軍數我寡彼多則力不勝我實彼虛則勝有餘力均則較其地形地均則爭其謀略分明勇怯各致其用以茶鹽香藥之價十分減二從新者先賣於邊城要路軍馬屯所以芻粟錢帛之價十分贈二納貨以出券者詣木場以交貨得貨者緣



逐路以納稅出往來四方之饒為兩地費用之耗自  
然商得其利則買之於人人得其資則動之於稽故  
必民郊兼倍之力國貯九年之積科撥不假於度支  
轉般何勞於漕挽芻粟之給攻具之用委輸發運以  
為後斷今將用二十萬之衆役三十州之民願陛下  
明降日月之信先示雨露之澤民知信賞則悅而忘  
死士得仰給則死而力戰如此則逆壘不足下猶寇  
不足殄也起為左補闕復直史館遷脩撰預脩國史  
以尚書戶部員外郎知制誥遷司封員外郎有備書  
人翟頴者旦嘗與之善因為改姓名馬周以為唐馬

周復出土書詆時政且自薦可為大臣又舉材任公  
輔者十人其辭頗壯當時皆謂旦所為馬周坐流海  
島旦亦貶坊州團練副使坐擅離所部謁宋白于郾  
州既被劾特釋之徙絳州稍復工部員外郎直集賢  
院遷本曹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素善中官王繼恩  
為繼恩草制辭過美繼恩敗真宗聞而惡之貶安遠  
軍行軍司馬又削籍流潯州咸平初移通州團練副  
使徙徐州以祠部員外郎分司西京又為保信軍節  
度副使又之以司封員外郎通判襄州封泰山改祠  
部郎中服母喪既除乃言父卒時嘗詔奪哀從事請



進行服三年已而失明以秘書省少監致仕居襄州  
再遷秘書監卒旦喜讀書既喪明猶令人誦經史隱  
几聽之不少輟著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路演聖  
通論唐乘家傳三百餘卷斷大方硯五六尺刻而瘞  
之曰胡旦修漢春秋硯晚充黠貨干擾州縣持吏短  
長為時論所薄既死子孫貧甚寓樞民間皇祐末知  
襄州王田為言於朝得錢二十萬以葬

賈同字希得青州臨淄人五代時楊光遠反同祖崇  
率鄉里四百餘家保愚谷山全活者二千人同初名  
罔字公踈篤學好古有時名著山東野錄七篇年四

十餘同進士出身真宗命改今名王欽若方貴盛聞  
同名欲致之固謝不往居八九年始補歷城主簿張  
知白薦為大理評事通判兗州天聖初上書言自詳  
符以來諫諍路塞丁謂乘間造符瑞以欺先帝今謂  
姦既白宜明告天下正符瑞之謬罷宮觀崇奉歸不  
急之衛兵散無名之實費使先帝免後世之議國家  
無因循之失又言寇準忠規亮節疾惡擯邪自其貶  
黜天下之人弗見其罪宜還之內地以明忠邪善惡  
之分時章獻太后臨朝而同言如此人以為難再遷  
殿中丞知棣州卒劉頴李冠王無忌及其門人謚同



曰存道先生

劉頴字子望彭城人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弁舉進士第以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龍興縣坐法免久之授徐州文學居鄉里教授數十百人採漢唐奏議為輔弼名對馮元劉筠錢易騰涉蔡齊上其書除任城主簿歲饑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千人李迪知兗州青州皆辟為從事卒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復數十篇石介見其書歎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庠自有傳

高弁字公儀濮州雷澤人弱冠徒步從種放學于終

南山又學古文于柳開與張景齊名至道中以文謁王禹偁禹偁奇之舉進士累官侍御史諫修玉清昭應宮降知廣濟軍尋以戶部判官試開封府進士私發糊名奪二官稍復知單州邢州鹽鐵判官河決澶州請弛隄防縱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向議寢知陝州卒弁性孝友所為文章多祖六經及孟子喜言仁義有帝則三篇為世所傳與李迪賈同陸參朱頔伊淳相友善石延年劉潛皆其門人也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太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



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後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預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履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徃謝亦然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召為邇英閣祇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孔直温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處州監稅徙泗

州又知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官事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為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為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祕閣特官其一子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御史臺辟為主簿未至以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偽



國後罷為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為嘉州軍事判  
官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  
以易教授于家魯人號介徂徠先生入為國子監直  
講學者從之甚衆太學繇此益盛介為文有氣嘗患  
文章之弊佛老為蠹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  
可以有為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  
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  
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  
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  
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

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曰於惟慶曆三年三月皇  
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晝開闔闔躬覽英賢手  
鉏姦枿大聲颯颯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  
蟲躡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開皇帝感  
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  
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  
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  
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  
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為予司諫正予門闥為  
予京兆聖予讒說賊叛予夏徃予式遏六月酷日大



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予  
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  
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  
從周歲忠力履竭契丹忘義擣杙饕餮敢侮大國其  
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  
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  
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  
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  
無嗟札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  
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

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居楔其人渾樸不施剜剔可  
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  
朝轍轍言論礪礪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  
詆大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  
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叩予榻襄  
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  
脩儔匹並爲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舌皇  
帝聖明忠邪辨別舉擢峻良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  
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  
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



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維艱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群臣蹶蹈重足屏息交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慄墮玉失鳥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修貢永爲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萬千年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

介不畜馬借馬而乘出入大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會徐征人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銜介甚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驗介事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歿衍探懷出奏藁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爲豈可量哉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發棺空介果走北孥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主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卽



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已死乃免斲棺子弟羈管他州久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幾凍餒富弼韓琦共分奉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胡瑗字翼之奉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校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虞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

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大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大常官議於秘閣遂興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辭不就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太常寺丞賜緋衣銀魚瑗旣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



旁宮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大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老於家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爲榮既卒詔賻其家劉義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歐陽修使河東薦其學術試大理評事權趙州軍事判官精筭術兼通大衍諸曆及修唐史令專修律曆天文五行志尋爲編修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以母喪去詔令家居編修書成擢崇文院檢討未入謝疽發背卒義叟強記多識

尤長於星曆術數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鍾龕而直聲鬱不發又陝西鑄大錢義叟曰此所謂害金再興與周景王同占上將感心腹之疾其後仁宗果不豫又月入太微曰後宮當有喪已而張貴妃薨至和元年日食正陽客星出于昴曰契丹宗真其死乎事皆驗義叟未病嘗曰吾及秋必死自擇地於父冢旁占庚穴以語其妻如其言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曆春秋災異諸書

林槩字端父福州福清人父高太常博士有治行槩幼警悟舉進士以秘書省校書郎知長興縣歲大饑



富人閉糴以邀價槩出奉粟庭下誘土豪輸數千石以飼飢者知連州康定初上封事曰古者民爲兵而今兵食民古馬寓於民而今不習馬此兵與馬之大患也請附唐用兵之法四歛一民部以爲軍閑耕田里被甲皆只因命其家咸得畜馬私乘休暇官爲調習則人便干戈馬識行列又行陣無法而出於臨時將無數備而取於倉卒軍不予權而監以宦侍若是者雖得古之材使循今之法亦必屢戰而屢敗又請備蠻籍土民爲兵柵衝購徭人使守禦徙淮安軍程琳嘗禁蜀人不待自爲渠堰槩奏罷之又言蜀飢

願罷川峽漕發常平粟貸民租募富人輕粟價除商旅之禁使通貨相資官至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卒著史論辨國語子希自有傳

李覲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俊辯能文舉茂才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千百人皇祐初范仲淹薦爲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序曰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六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



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爲太室連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於東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處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爲太廟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謂中央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堂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二與太廟祖通爲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大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爲左个右个也大戴禮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也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窓四闥九室十二坐四大廟前名爲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窓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戶故有个名太廟之內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主四時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朔也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窓闥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



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禮記  
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堂位四夷之國西  
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嚮而  
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  
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臯庫  
雉門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  
餘三面皆各有五門鄭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  
門其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爲應門又見王宮有路  
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  
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卽是應門且路寢之前則名

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爲  
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何害於義四夷之君旣在四  
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豈朝  
會之儀乎王宮常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  
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豈爲稱哉若其  
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  
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  
是合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  
外今圖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  
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



凡五室每室二筵取於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介  
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於  
戴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本於月令也四廟之  
面各爲一門門夾兩窓是爲八窓四闥稽於白虎通  
也十二階采於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酌於明堂位  
禮記外傳也嘉祐中用國子監奏召爲海門主簿太  
學說書而卒觀嘗著周禮致太平論平土書禮論門  
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藁皇祐續藁并後集  
請官其子參魯詔以爲郊社齋郎

何涉字濟川南文人父祖皆業農涉始讀書晝夜刻

苦汎覽博古上自六經諸子百家旁及山經地志醫  
卜之術無所不學一過目不復再讀而終身不忘人  
問書傳中事必指卷第冊葉所在驗之果然登進士  
第調落交主簿改中部令范仲淹一見竒之辟彰武  
軍節度推官用龐籍奏遷著作佐郎管勾鄜延等路  
經略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  
涉預有力元昊納款籍召爲樞密使欲與之俱涉曰  
親老矣非人子自便之時拜章願得歸養特改祕書  
丞通判眉州徙嘉州用文彥博龐籍薦召還除集賢  
校理既又求歸蜀遂得知漢州歲滿移合州累官尚



書司部員外郎父喪罷歸卒詔恤其家并官其一子  
涉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談人過惡所至  
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游者甚衆雖在軍中亦嘗  
爲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徙皆橫經以聽有治道  
中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卷

王回字深父福州候官人父平言試御史回敦行孝  
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爲而不爲小廉曲謹  
以求名譽嘗舉進士中第爲衛真簿有所不合稱病  
自免作告友曰古之言天下達道者曰君臣也父子  
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

立其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  
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  
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  
能斬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  
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  
廢之所繇也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  
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國家敗而皆受  
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為上者不敢不  
誨為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  
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自全間有不若則亦無害



於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群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與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為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退居潁州久之不肯仕在廷多薦者治平中以為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

回在潁川與處士常秩友善熙寧中秩上其文集補回子汾為郊社齋郎弟向

向字子直為文長於序事戲作公默先生傳曰公議先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梁宋間不得意去居潁其徒從者百人居二年與其徒謀又去潁弟子任意對曰先生無復念去也弟子從先生久矣亦各厭行役先生舍潁為居廬少有生計主人公賢遇先生不淺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見先生止處也先生豈薄潁邪公議先生曰來吾語爾君子貴行道信於世不信貴容不容貴去古之辟世辟地辟色



辟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節循名被服先王究窮六  
經頑鈍晚成所得無幾張羅大網漏略零細校其所  
見未爲完人豈敢自忘冀用於世予所厭苦正謂不  
容予行世間波混流同予譽不至予毀日隆小人鑿  
空造事形迹侵排萬端地隘天側詩不云乎讒人罔  
極主人明恕故未見疑不幸去我來者謂誰讒一日  
效我終顛危智者利身遠害全德不如亟行以適異  
國語已任意對曰先生無言也意輩弟子嘗竊論先  
生樂取怨憎爲人所難不知不樂也今定不樂先生  
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人遠甚而刺口論

世事立是立非其間不容毫髮又以公議名此人之  
怨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憂之是也其去  
未是意有三事爲先生計先生幸聽意不必行不聽  
先生雖去絕海未見先生安也公議先生彊舌不語  
下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之肺肝安  
得可視高出重泉險不足比聞善於彼陽譽陰非反  
背復憎詆笑縱橫得其細過聲張口播緣飾百端德  
敗行破自然是人賤彼善我意策之三此爲最上者  
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次者  
對曰捐棄骨肉佯狂而去令世人不復顧忌此策之



次者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又次者對曰先生之行已視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稱高世而詆訶鋒起幾不得與妄庸人伍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議而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疾於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歎曰吁吾爲爾用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吾三策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陽思曰今日非任意先生不可得留與其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爲公默先生弟同字容季性純篤亦善序事皆蚤卒仕止於縣主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警悟彊記以學行知名天聖二年舉進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紘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紘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爲人直其枉令不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紘至縣以所聞薦之後通判饒州積官至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爲師表未及用以慶曆五年卒年五十一始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知而異之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卒能如母之言及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不飲



酒食肉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為孝感所致其於昆季尤篤友愛又為人簡重不校有慢已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居官祿雖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為學不專於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為期長於毛鄭詩及左氏春秋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

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讀莊周孟子之書曰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繆於聖人孟軻是已孟善言性未至於盡已之性能盡已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而可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昔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唯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足者也其講解議論皆若是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七子論鼎州司理參軍說湖州歸安王簿謚諷謹說誼



王當字子思眉州眉山人幼好學博覽古今所取惟  
王佐大畧嘗謂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填撫四方  
親附百姓皆出於一道其言之雖大其行之甚易嘗  
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之居世苟不見其用  
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人競傳之  
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策  
入四等調龍遊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爲學官當不就  
其後京相當遂不復仕卒年七十二當於經學尤邃  
易與春秋皆爲之傳得聖人之旨居多又有經旨三  
卷史論十二卷兵書十二篇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  
官徽宗初進迂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秘書  
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  
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旣上遷太  
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爲講議司參詳禮樂官魏漢津  
議樂用京房二變四清暘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  
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鍾  
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  
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  
上之旨哉時論方右漢津絀暘議進鴻臚太常少卿



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為太常博士終祕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與陽樂書並行於世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一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二

宋史四百三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省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賈脫等奉勅修

儒林三

邵伯溫 喻樗 洪興祖 高閌

程大昌 林之竒 林光朝 楊萬里

邵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也雍名重一時如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頤兄弟皆交其門伯溫入聞父教出則事司馬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與伯溫為再世交故所聞日博而尤熟當世之務



光入相嘗欲薦伯溫未果而歿後以河南尹與部使者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初蔡確之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詣闕恕召康詣河陽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爲異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他日全身保家計康恕同年登科第又出光門下康遂作書如恕言恕益以康爲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旣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燾至河陽連日夜論確功

不休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詢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謂康素以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爲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旣至官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太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紹聖初章惇爲相惇嘗事康節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爲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



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與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于朝而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穎昌或爲之恐不顧也會西邊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溫當行輒推同列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卽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人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太后之謗伯溫旣辨之又著書名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

出監華州西嶽廟久之知峽州靈寶縣徙芮城縣丁母憂服除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爭出其門伯溫聞其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絹絲綿數十萬以寬民力除知興元府遂寧府邠州皆不赴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破武休入漢利窺劍門伯溫與成都帥臣盧法原合謀守劍門賊竟不能入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



初邵雍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温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温嘗論元佑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温游及當相乞行追錄始贈秘閣修撰嘗表伯温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

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温出處云著書有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辨誣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近百卷三子溥博傳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初愈藥仕梁位至安州刺史武帝賜姓喻後徙嚴樗其十六世孫也少慕伊洛之學中建炎三年進士第為人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樗往謁因諷之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為上客鼎都督川陝荆襄辟樗為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見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



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其爲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命下之日府庫軍旅錢穀皆得專之宣撫來路卽朝廷歸路也鼎曰諾於是入奏曰今沿江經畫大計略定非得大臣相應援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於是

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旣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樗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樗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旣主和言者希旨劾樗與九成謗訕樗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然復起爲大宗正丞轉工部員外郎出知蘄



州孝宗卽位用爲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七年卒初樗善鑒識宣和間謂其友人沈晦試進士當第一建炎初又謂今歲進士張九成當第一凌景夏次之會風折大槐樗以作二簡遺之後果然趙鼎嘗以樊光遠免舉事訪樗樗曰今年省試不可無此人於是光遠亦第一初樗二女方擇配富人交請婚不許及見汪洋張孝祥乃曰佳婿也遂以妻之

洪興祖字慶善鎮江丹陽人少讀禮至齊庸頓悟性命之理績文日進登政和上舍第爲湖州立曹改宣教郎高宗時在揚州庶事草創選人改秩軍頭司引

見目興祖始召試授祕書省正字後爲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以藝祖爲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爲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具言朝廷紀綱之失爲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爲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會因定崇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丘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擢提點江東刑獄知真州州當兵衝瘡痍未瘳興祖始至請復一年租從之明年再請又從之自是流民復業墾闢荒田至七萬餘畝徙知饒州先夢持六刀覺曰



三乃爲益今倍之其饒乎已而果然是時秦檜當國諫官多檜門下爭彈劾以媚檜與祖坐嘗作故龍圖閣學士程瑀論語解序語涉怨望編管昭州卒年六十有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與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老莊本旨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於世

高閔字抑崇明州鄞縣人紹興元年以上舍選賜進士第執政薦之召爲祕書省正字時將賜新進士儒行中庸篇閔奏儒行詞說不醇請止賜中庸庶幾學者得知聖學淵源而不惑於他說從之擢禮部員外

郎兼史館校勘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廷兵柄自分爲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雖利害灼然可見官長且不敢自決必請于朝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繳駁臺諫得論列若給舍以爲然臺諫以爲不然則不容不改祖宗時有繳駁臺諫章疏不以爲嫌者恐其得於風聞致朝廷之有過舉然此風不見久矣臣恐朝廷之權反在臺諫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靖康中嘗行之



今則名爲臺官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也尋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主管崇道觀召爲國子司業時興太學閱奏宜先經術帝曰士習詩賦已久遽能使之通經乎閱曰先王設太學惟講經術而已國初猶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以經術造士遂罷詩賦又慮不足以盡人才乃設詞學一科今宜以經義爲主而加詩賦帝然之閱於是條具以聞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爲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爲法且立郡國士補國學監生之制中興已後學制多閱所建明閱又言

建學之始宜得老成以誘掖後進乃薦全州文學師維藩詔除國子錄維藩眉山人精春秋學林栗其高第也故首薦之新學成閱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雍繼率諸生上表以請於是帝幸太學秦熺執經閱講易泰卦賜三品服胡寅聞之以書責閱曰閣下爲師儒之首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欺天罔人孰甚焉平生志行掃地矣閱少宗程頤學宣和末楊時爲祭酒閱爲諸生胡安國至京師訪士於時以閱爲首稱由是知名閱除禮部侍郎帝因問閱張九成安否明日復以問



秦檜疑閱薦中丞李文會承檜旨劾閱出知筠州  
不赴卒初秦棣嘗使姚孚請婚閱辭之其著述有春  
秋集傳行于世

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寧人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二  
十一年進士第主吳縣簿未上丁父憂服除著十論  
言當世事獻於朝宰相湯思退竒之擢太平州教授  
明年召爲太學正試館職爲祕書省正字孝宗即位  
遷著作佐郎當是時帝初政銳意事功命令四出貴  
近或預密議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知元帝  
信已先請夜開宮門之詔他日故夜還稱詔啓關或言

矯制帝笑以前詔示之自是顯真矯制人不復言國  
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被御前直降文  
書皆申省審奏乃得行以合祖宗之規以防石顯之  
姦又言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  
策勲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  
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謂不平也帝稱善選  
爲恭王府贊讀遷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  
院帝問大昌曰朕治道不進柰何大昌對曰陛下勤  
儉過古帝王自女真通和知尊中國不可謂無效但  
當求賢納諫修政事則大有爲之業在其中不必他



求奇策以幸速成又言淮上築城太多緩急何人可  
守設險莫如練卒練卒莫如擇將帝稱善除浙東提  
點刑獄會歲豐酒稅踰額有挾朝命請增額者大昌  
力拒之曰大昌寧罪去不可增也徙江西轉運副使  
大昌曰可以興利去害行吾志矣會歲歉出錢十餘  
萬緡代輸吉贛臨江南安夏稅折帛清江縣舊有破  
坑桐二堰以捍江護田及民居地幾二千頃後堰壞  
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進祕閣脩撰召  
爲秘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如  
卿朕何憂兼中書舍人六和塔寺僧以鎮潮爲功求

內降給賜所置田產仍免科徭大昌奏僧寺旣違法  
置田又移科徭於民柰何許之况自脩塔之後潮果  
不齧岸乎寢其命權刑部侍郎升侍講兼國子祭酒  
大昌言辟以止辟未聞縱有罪爲仁也今四方讞獄  
例擬貸死臣謂有司當守法人主察其可貸則貸之  
如此則法伸乎下仁歸乎上矣帝以爲然兼給事中  
江陵都統制率逢原縱部曲毆百姓守帥辛棄疾以  
言狀徙帥江西大昌因極論自此屯戍州郡不可爲  
矣逢原由是坐削兩官降本軍副將累遷權吏部尚  
書言今日諸軍西北舊人日少其子孫伉健者當教



之戰陳不宜輕聽離軍且禁衛之士祖宗非獨以備宿衛而已南征北伐是嘗爲先鋒今率二年輒補外用違其長即有征行無人在選柰何始以材武擇之而終以庸常棄之乎願留三衙勿遣會行中外更迭之制力請郡遂出知泉州汀州賊沈師作亂戍將蕭統領與戰死閩部大震漕檄統制裴師武討之師武以未得帥符不行大昌手書趣之曰事急矣有如帥責君可持吾書自解當是時賊謀攻城而先使謀者衷甲縱火爲內應會師武軍至復得謀者賊遂散去遷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奉祠紹熙五年

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慶元元年卒年七十二謚文簡大昌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雍錄易老通言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於世林之奇字少穎福州疾官人紫微舍人呂本中入閩之奇甫冠從本中學時將試禮部行次衢州以不得事親而反學益力本中奇之由是學者踵至中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調莆田簿改尉長汀召爲祕書省正字轉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說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



氏實負王何之責在孔孟書正所謂邪說詖行淫辭之不可訓者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爲久和畏戰人情之常金知吾重於和故常以虛聲喝我而示我以欲戰之意非果欲戰所以堅吾和欲與之和宜無憚於戰則其權在我又言戰之所須不一而人才爲先必求可與共患難者非得如龐士元所謂俊傑者不可也以痺疾乞外由宗正丞提舉閩舶參帥議遂以祠祿家居自稱拙齋東萊呂祖謙嘗受學焉淳熙三年卒年六十有五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楊子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於世

林光朝字謙之興化軍莆田人再試禮部不第聞吳中陸子正嘗從尹焞學因往從之游自是專心聖賢踐履之學通六經貫百氏言動必以禮四方來學者亡慮數百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全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孝宗隆興元年光朝年五十以進士及第調袁州司戶參軍乾道三年龍大淵曾覲以潛邸恩倖進臺諫給舍論駁不行張闡自外召爲執政銳欲去之覺其不可拙遂以老疾力辭不拜



而光朝及劉朔方以名儒薦對頗及二人罪由是光朝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而大臣論薦不已名試館職爲祕書省正字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官歷著作佐郎兼禮部郎官八年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史職如故是時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爲廣西提點刑獄移廣東茶寇自荆湘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光朝自將郡兵檄催鋒統制路海本路鈐轄黃進各以軍分控要害會有詔徙光朝轉運副使光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連敗之賊驚懼宵遁帝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

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四年帝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帝大稱善面賜金紫不數日除中書舍人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覲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論始服光朝因引疾提舉興國宮卒年六十五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爲贛州司戶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



客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廼名讀書之室曰誠齋浚入相薦之朝除臨安府教授未赴丁父憂改知隆興府奉新縣戢追胥不入鄉民逋賦者揭其名市中民謹趨之賦不擾而足縣以大治會陳俊卿虞允文爲相交薦之召爲國子博士侍讀張栻以論張說出守袁萬里抗疏留栻又遺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栻雖不果留而公論偉之遷太常博士尋升丞兼吏部右侍郎官轉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盜沈師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

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請於潮惠二州築外砦潮以鎮賊之巢惠以扼賊之路俄以憂去免喪召爲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湖之禍旣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



謂金主北歸可爲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  
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  
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填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  
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  
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  
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  
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旣無淮  
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  
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  
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

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爲  
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  
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  
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  
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  
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  
而憚其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  
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焉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  
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  
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



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邇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

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者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以仰



以為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闔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為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

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而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符堅而郝超知其必勝桓温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温於蒲博不必得則不為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



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寤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爲逆耳而體太宗之道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讐之包藏爲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所竒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

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疑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主不任責然猶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憂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水木有本原聖學高明



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爲侍讀宮僚以得端人相賀他日讀陸宣公奏議等書皆隨事規警太子深敬之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樞密院檢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十四年夏旱萬里復應詔言旱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遲乎上自侍從下止館職不曰隘乎今之所以旱者以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達故天地之氣隔絕而不通因疏四事以獻言皆懇切遷祕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

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願陛下三辭五辭而必不居也太子悚然高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饗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上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爲馬孝宗覽疏不悅曰萬里以朕爲何如主由是以直祕閣出知筠州光宗即位召爲祕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黨空天下人才莫如



朋黨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於天下前  
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並觀壞植散羣  
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某黨  
某黨也又論古之帝王固有以知一已攬其權不知  
臣下竊其權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權  
在大將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  
習竊權之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非敢公竊也私竊  
之也始於私竊其終必至於公竊而後已可不懼哉  
紹熙元年借煥章閣學士爲接伴金國賀正日使兼  
實錄院檢討官會孝宗日曆成參知政事王藺以

故事俾萬里序之而宰臣屬之禮部郎官傅伯壽萬  
里以失職力丐去帝宣諭勉留會進孝宗聖政萬里  
當奉進孝宗猶不悅遂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  
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諸郡萬  
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祠  
除祕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嗣位  
召赴行在辭升煥章閣待制提舉興國宮引年乞休  
致進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詔進寶謨閣直學  
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升寶謨閣學士  
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爲人剛而褊孝宗始



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  
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  
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  
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胄  
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快快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  
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  
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  
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  
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萬里  
精於詩嘗著易傳行於世光宗嘗爲書誠齋二字

故事俾萬里序之而宰臣屬之禮部郎官傅伯壽萬  
里以失職力丐去帝宣諭勉留會進孝宗聖政萬里  
當奉進孝宗猶不悅遂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  
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諸郡萬  
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祠  
除祕閣修撰提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嗣位  
召赴行在辭升煥章閣待制提舉興國宮引年乞休  
致進寶文閣待制致仕嘉奉三年詔進寶謨閣直學  
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升寶謨閣學士  
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爲人剛而褊孝宗始



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仇  
胄用事欲網羅天下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  
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仇  
胄恚改命他人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仇胄  
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  
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  
仇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仇胄姦  
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  
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萬里  
精于詩嘗著易傳行于世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學  
者稱誠齋先生賜謚文節子長孺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二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三

宋史四百三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魯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蔡脫等奉  
勅修

儒林四

劉子翬

呂祖謙

蔡元定

子沆陸九齡

陸九淵

薛季宣

陳傅良

葉適

戴溪

蔡幼學

楊泰之

劉子翬字彥冲贈太師幹之仲子以父任為承務郎

辟真定府幕屬幹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幾無以為

生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就犯閩境子翬



與郡將張當世畫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  
事聞詔因任子翬始執喪致羸疾至是以不堪吏責  
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間走其父墓下瞻望  
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呂  
氏及兄子羽盡孝友子羽之子珙幼英敏嗜學子翬  
教之不懈珙卒有立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交相  
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它所與遊皆海內知名士而  
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且死  
以熹託子翬及熹請益子翬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  
俾佩之終身熹後卒爲儒宗子翬少喜佛氏說歸而

讀易卽渙然有得其說以爲學易常先復故以是告  
熹焉一日感微疾卽謁家廟泣別母與親朋訣付珙  
家事指葬處處親戚孤弱之無業者訓學者修身求  
道數百言後二日卒年四十七學者稱屏山先生珙  
別有傳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  
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  
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旣又有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  
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  
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



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筭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

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



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

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未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蓋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



詔除直祕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  
揆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  
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駢不得已  
草制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  
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  
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  
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  
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旣臥  
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

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閩範  
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會友之地  
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旣歿郡人即而祠之子延  
年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  
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  
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  
深涵其義旣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飢啖薺讀  
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  
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



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  
袤祕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  
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  
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  
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  
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僞烏得無罪未幾果謫  
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  
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  
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  
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

無爲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  
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  
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  
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  
執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  
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  
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  
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  
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  
誅贈迪功郎賜諡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



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  
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  
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爲易  
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  
屬元定起藁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  
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  
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  
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熹書集  
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  
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爲之序子淵

沉皆躬耕不仕、而有周易訓解沉字仲默少從朱熹  
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  
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  
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  
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  
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  
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  
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  
又八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  
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



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室變  
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類而擬象牽合傳會自  
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  
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  
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  
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  
師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次  
子抗別有傳

陸九齡字子壽八世祖希聲相唐昭宗孫德遷五代  
末避亂居撫州之金谿父賀以學行爲里人所宗掌

米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生六子九齡其第五  
子也幼穎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補郡  
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  
說久之聞新博士學黃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此非  
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益力是時吏部員  
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九齡  
與語大說盡以當代文獻告之自是九齡益大肆力  
於學繙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曆五行卜筮  
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入太學司業汪應辰舉  
爲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



道遠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搖旁郡  
人心震攝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  
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  
卿即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  
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  
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  
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劫者過其門必相戒曰  
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及至興國地濱大江俗儉  
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閑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  
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不滿歲以繼母憂去

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上與客  
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至夕整襟正臥而卒年  
四十九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祕閣賜諡文達九  
齡嘗繼其父志益修禮學治家有法闔門百口男女  
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  
人化之皆遜弟焉與第九淵相爲師友和而不同學  
者號二陸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啓告人人自得或  
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  
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廣漢張栻與九  
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常



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第  
九韶  
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

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九韶所著有核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荅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



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  
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  
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後登乾道八年  
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  
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  
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  
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不  
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  
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人  
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是以救之初調

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  
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  
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  
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興議恢  
復大畧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恥未復願博求天  
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  
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  
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爲  
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  
湊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



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  
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  
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  
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  
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  
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  
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爲酌情決之而多所  
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  
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善  
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

覓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  
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其  
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翌日有訴遇奪  
掠者卽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申嚴保  
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盜屏息荆門爲次  
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路南  
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  
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  
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  
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



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  
難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  
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  
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  
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  
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  
淵曰旣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  
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  
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  
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旱禱卽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

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  
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  
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  
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迺沐浴更衣端坐後二  
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  
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  
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  
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  
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  
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之子也徽言卒時季宣始六歲伯父敷文閣待制弼收鞠之從弼宦游及見渡江諸老聞中興經理大略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岳韓諸將兵間事甚悉年十七起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頤學盡以其學授之季宣既得溉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於時金兵之未至也武昌令劉錡鎮鄂渚季宣白錡以武昌形勢直淮蔡而兵寡勢弱宜早爲備錡不聽及兵交稍稍資季宣計畫未幾注澈宣諭荆襄而金兵趨江上詔成閔還師入授季宣又說澈以閔旣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勝下潁昌道陳汝趨汴都金內顧且驚潰可不戰而屈其兵矣澈不聽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奴而繫馬于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卽汝家卽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宣患之會有伍民之令乃行保伍法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隊因地形便合爲總不以鄉爲限總首副總首領之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圍以習射禁捕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五日更至庭閱之而



賞其尤者不幸死者予棺復其家三年鄉置樓盜發  
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  
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訖  
兵退人心不搖樞密使王炎薦于朝召爲大理寺主  
簿未至爲書謝炎曰主大天資英特羣臣無將順緝  
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  
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中夏猶無益也爲今之  
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爲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  
可也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  
好寒者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實邊季

宣爲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莊  
於黃州故治東且以戶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  
穀種各有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爲戶六百八十有  
五分處合肥黃州間並邊歸正者振業之季宣謂人  
曰吾非爲今日利也合肥之坪邊有警因以斷柵江  
保巢湖黃州地直蔡衝諸莊輯則西道有屏蔽矣光  
州守宋端友招集北歸者止五戶而雜舊戶爲一百  
七十奏以幸賞季宣按得其實而劾之時端友爲環  
列附託難撼季宣奏上孝宗怒屬大理治端友以憂  
死季宣還言於孝宗曰左右之人進言者其情不可



不察也託正以行邪僞直以售佞薦進人物曾非誦  
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號令雖自中出而其權  
已歸私門矣故齊威之霸不在阿卽墨之誅賞而在  
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烹阿卽墨之誅賞奈何毀  
譽之人自若乎帝曰朕方圖之季宣又進言曰日城  
淮郡以臣所見合肥板幹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  
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溧陽南壁闕而居巢  
庫陋如故乃聞有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  
下安取此然外事無足道咎糧未除臣所深憂左右  
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儻因貌言而聽之

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  
士大夫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  
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帝稱善  
恨得季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  
皆報可以虞允文諱闕失不樂之居七日出知湖州  
會戶部以曆付場務錙銖皆分隸經總制諸郡束手  
無策季宣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縣鑿空以取  
贏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騁若復額外征強  
半郡調度顧安所出殆復巧取之民民何以勝戶音  
譙責愈急季宣爭之愈強臺諫交疏助之乃收前令



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季宣於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于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陳博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說爲文章自成一家人爭傳誦從者雲合由是其文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博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爲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爲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衆登進士甲科教授泰州參知政事龔茂良才之薦于朝改

太學錄出通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領帥事委成于博良博良平一府曲直壹以義強禦者不得售其私陰結言官論罷之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稍遷提舉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後以異姓以嗣者官利其貲輒沒入之博良曰絕人嗣非政也復之幾二十家轉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而歸鬚鬢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博良爲學自二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爲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



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培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它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椿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係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

陛下宜以救民窮爲已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爲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叛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爲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秘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



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  
光宗之妃黃氏有寵李皇后妬而殺之光宗既聞之  
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而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  
時於是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  
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卽有姦儉乘時爲利則  
內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  
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  
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太學諸  
生皆力諫不聽而方召內侍陳源爲內侍省押班博  
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宮者特誤有所疑

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卽陛下之心反覆論之  
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旣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爲實  
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  
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  
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  
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仍兼贊讀不  
受寧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兼待讀直學士院同實  
錄院修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傅良言熹難進易  
退內批之下舉朝警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寶文  
閣待制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顧行出



提舉興國宮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復官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進寶謨閣待制終于家年六十七謚文節傳良著述有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于世

葉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爲文藻思英發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丁母憂改武昌軍節度判官少保史浩薦于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參知政事龔茂良復薦之召爲大學正適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

復而言者以爲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爲難自爲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甘爲退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旣然士大夫之論亦然爲奇謀秘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沉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



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二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讀未竟帝蹙額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慘然

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會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爲侍郎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創爲道學之日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闕以好學爲已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



垢行以避此名粟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橫以扶善類疏入不報光宗嗣位由秘書郎出知蘄州入爲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旣而帝兩詣重華官都人懽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

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洵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



告知閣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爲近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官贊舍人傳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皇太后甥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其意以告必勝適得之卽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胄因張宗尹關禮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翌日禪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卽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受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司業汝愚旣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効忠職也適何功之

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車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冲佑觀差知衢州辭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釋卷阿之義爲獻天啓聖明銷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息心旣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劄爲僞學之名



舉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其後侂冑亦悔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丘密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召至時有勸侂冑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冑然之將啓兵端適因奏曰其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彊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筭思報積耻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彊矣竊謂必先審知彊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爲彊非有難也今欲改弱以就彊爲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

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且所謂實政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爲處所牢實自守敵兵至則阻於堅城彼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四處御前大軍練之使足以制敵小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賦稅雖重而國愈貧如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况欲規恢宜有恩澤詔有司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旣修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除權



工部侍郎侂胄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侂胄懼以丘完爲江淮宣撫使除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于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刼若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弁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

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賢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全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爲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



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爲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內居民通爲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爲劫砦焚糧之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爲聲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自倍戰艦亦可以策勳和滁真六合等

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就流民漸歸而侂冑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冑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二年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謚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冑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䟽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第出師之時適能極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則侂冑必不妄爲可免南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爲之歎息焉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也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爲別頭  
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  
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始  
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閑田論  
民主出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爲救農之策除慶元  
府通判未行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師潰于  
符離溪因奏沿邊忠義人湖南北鹽商皆當區畫以  
銷後患會和議成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  
叅議軍事數月召爲叅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凡六  
轉爲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

學溪辭以講讀非詹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服  
說書非公禮毋嫌也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  
資治通鑑各爲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  
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  
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謚文端溪久於宮僚以  
微婉受知春官然立朝建明多務秘密或議其殊乏  
骨鯁云

蔡幼學字行之溫州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  
時陳傅良有文名于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祭酒  
芮燁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



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寘首列而是時外戚張  
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  
略曰陛下資雖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  
未正治雖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與太平日暮  
至柰何今十年風俗日壞將難扶持紀綱日亂將難  
整齊人心益搖將難收拾吏慢兵驕財匱民困將難  
正棟又曰陛下耻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  
以爲美談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  
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  
兵以求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爲

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  
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傳率爲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媿  
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  
耻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張說也帝覽之不  
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丁父憂調  
潭州執政薦于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  
學參政施師黜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上佇思  
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遂除敕令所刪定官首言大  
耻未雪境土未復陛下睿知神武可以有爲而苟且  
之議委靡之習顧得以緩陛下欲爲之心孝宗喜曰



解卿意欲令朕立規摹爾尋以母憂去光宗立以太  
學錄召改武學博士踰年遷太學擢秘書省正字兼  
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  
幼學上封事曰陛下自春以來北宮之朝不講比者  
壽皇愆豫侍從臺諫叩陛請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  
引裾群臣隨以號泣陛下退朝宮門盡閉大臣累日  
不獲一對清光望日之朝都人延頸遷延至午禁衛  
飲恨市廛軍伍謗誹籍籍旁郡列屯傳聞疑恠變起  
倉卒陛下實受其禍誠思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  
人民壽皇所命則疇昔慈愛有感乎心可不獨出

聖斷復父子之歡弭宗社之禍疏入不報寧宗卽位  
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三  
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謀傾  
君子爲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  
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至於九  
重深拱而羣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自非聖  
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寧元豐  
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自大  
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瞻學糴本錢有經  
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椿



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榷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幼學旣論列時政其極歸之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爲僞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陛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侂胄聞之不悅旣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爲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勸侂胄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召幼學爲

吏部員外郎入見言高宗建炎間減婺州和買絹折羅事因諭輔臣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事而已陛下除兩浙丁錢視高宗無間然而兵事旣開諸路羅鋒鏑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需之擾惟陛下以愛惜邦本爲念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中書舍人侂胄旣誅餘黨尚塞正路幼學次第彈繳竄黜尤衆號稱職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故事閣門宣贊而下供職十年始得路都監若鈐軔侂胄壞成法率五六年七八年卽越等除授有已授外職猶通籍禁闈者幼學一切釐正嘉定初同樓鑰



知貢舉時正學久錮士專於聲律度數其學支離幼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復於正兼直學士院內外制皆溫醇雅厚得體人多稱之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職趙師異除知臨安府異辭故事當有不允詔幼學言師異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改兼侍讀師異命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府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福建下州例抑民買鹽以戶產高下均賣者曰產鹽以交易契紙錢科數者曰浮鹽皆出常賦外久之遂爲定賦幼學力請蠲

之不報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不如令生籍其貲幼學曰罔民而可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因言錢弊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遂升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召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先是朝廷旣遣歲幣入金境適值其有難不果納則遽以兵叩邊索之中外洶洶皆言當亟與幼學請對言玉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奄至且肆其侮慢形之文辭天怒人憤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於是朝論奮然始詔與金絕幼學因請固根本以弭外虞示意向以定衆志公汲引以合材謀審懷附以



一南北帝稱善一夕感異夢星隕于屋西南隅遂卒  
年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于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  
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質凝重  
莫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辨論義理縱橫  
闔闢沛然如決江河雖辯士不及也嘗續司馬光公  
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  
要凡百餘篇傳於世

楊泰之字叔正眉州青神人少刻志於學卧不設榻  
幾十歲慶元元年類試調瀘州尉易什邡再調綿州  
學教授羅江丞制置司檄置幕府吳獵諭蜀泰之貽

書曰使吳曦為亂而士大夫不從必有不取為既亂  
而士大夫能抗曦猶有所憚夫亂義之為也亂所以  
成士大夫之為也改知嚴道縣攝通判嘉定白崖砦  
將王堦引蠻寇利店刑獄使者寘堦干法又冒絳餘  
人當坐死泰之訪知夷都實邇利店夷都蠻稱亂不  
需引導固請釋之不聽乃去官宣撫使安丙薦之曰  
蜀中名儒楊虞仲之子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毋動  
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召  
泰之赴都堂審察以親老辭差知廣安軍未上丁父  
憂免喪知富順監去官以祿稟數千緡予鄰里以千



緡為義莊知晉州以安居安岳二縣受禍尤慘秦之力白丙盡蠲其賦丙復薦于朝召赴行在固辭知果州騎零錢病民秦之以一年經費儲其贏為諸邑對減上尚書省按為定式民歌之曰前張後楊惠我無彊張謂張義實自發其端而秦之踵行之理宗即位趣入對言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總攬威權無牽扞私無奪扞邪說以收蠱敝以新治功本朝德澤邇來斷喪無餘民無恒心何以為國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以言為戒臣恐言路既梗士氣益消循循默默浸成衰世之風為國者何便扞此上奇

其對以為工部郎中其後言事者相繼無所避忌自秦之發之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紹定元年入對謂風雨為暴水潦潰溢此陰盛陽微之證而臺臣諉曰雪川水患之滲桀之餘烈也後又言巴陵追降之命重於違羣臣輕於絕友愛陛下居天位之至逸則思天倫之大痛秦邸歿於房陵既行封謚又錄用其子今乃曰不當為之後以貽它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又曰今日不言後必有言也者與其追恤於後固不若舉行於今也是日詔直寶謨閣知重慶府為書以別丞相曰宰相職事無大於用人有道去自私之心



恢容人之度審取舍之理而已至官俗用大變主管  
千秋鴻禧觀卒所著克齋文集論語解老子辭春秋  
列國事目公羊穀梁類詩類詩名物編論孟類東漢  
三國志南北史唐五代史類歷代通鑑本朝長編類  
東漢名物編詩事類大易要言雜著凡二百九十七  
卷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三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四

宋史四百三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留書丞相兼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儒林五

范冲

朱震

胡安國

子寅宏寧

范冲字元長登紹興進士第高宗卽位召爲虞部員  
外郎俄出爲兩淮轉運副使紹興中隆祐皇后誕日  
上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有所懷  
爲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聰明母儀古今  
未見其比曩因姦臣誣謗有玷聖德建炎初雖下詔



辨明而史錄未經刪定無以傳信後世而慰在天之靈也上悚然亟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錄召沖爲宗正少卿兼直史館沖父祖禹元祐中嘗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婿蔡卞惡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沖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故以屬卿沖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蔡京誤國之罪上嘉納之遷起居郎俄開講筵升兼侍讀上雅好左氏春秋命沖與朱震專講沖敷衍經旨因以規諷上未嘗不稱

善會皇子建國公瑗出就傅首命沖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爲資善堂翊善而朱震兼贊讀詔曰朕爲宗廟社稷大計不敢私於一身選於屬籍得藝祖七世孫鞠之宮中茲擇剛辰出就外傅宜有端良之士以充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以易汝沖德行文學爲時正人迺祖發議嘉祐之初迺父納忠元祐之際敷求是似尚有典刑顧資善之開史館經筵姑仍厥舊朕方求多聞之益爾實兼數器之長施及童蒙綽有餘裕蔽自朕志宜卽安之時張浚在長沙亦薦沖震可備訓導沖震皆一時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上



命建國公見翊善贊讀皆納拜俄遷翰林學士兼侍  
讀冲力辭改翰林侍讀學士用其父故事也尋以龍  
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五冲之修神宗實錄也  
爲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  
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書及修哲宗實錄別爲一  
書名辨誣錄冲性好義樂善司馬光家屬皆依冲所  
冲撫育之爲光編類記聞十卷奏御請以光之族曾  
孫宗召主光祀又嘗薦尹焞自代云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  
稱胡安國一見大哭嗟之薦於高宗召爲司勳員外郎

震稱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爲叅知政事上  
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  
道士之冠冕使位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既  
至上問以易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學對上說擢爲祠  
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荆襄  
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  
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  
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  
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捲河南此  
以逸待勞萬全計也遷秘書少監兼侍經筵轉起居



郎建國公出就傳以震爲贊讀仍賜五品服遷中書舍人兼翊善時郭千里除將作監丞震言千里侵奪民田曾經按治願寢新命從之轉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遷翰林學士是時處州民爲盜天子以爲憂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郡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勵上從其言故事當喪無享廟之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

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旣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於園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叅議卒用御史趙渙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七年震謝病丐祠旋知禮部貢舉會疾卒震經學深醇有漢上易解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穆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脩以太極圖



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惇頤作通書程頤作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臣今以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是故其於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原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云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三試于禮部中紹聖四年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崇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爲第三爲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三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爲學者零陵薄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容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北再鞫卒



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簿以他罪抵法臺臣直前事  
復安國元官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  
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沒終喪謂子弟曰吾昔爲親  
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  
傍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宣和末李彌大吳敏譚世  
勳合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  
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  
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  
心爲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願擢  
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虛懷訪問深發獨智又

言爲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  
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  
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  
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覷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  
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跡  
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訪大臣各令  
展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  
議絀則參用臺諫之言若數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  
策仍集議于朝斷白宸衷按爲國論以次施行敢有  
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欽宗曰比



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語未竟日昃暑甚汗洽  
上衣遂退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已不  
合者卽指爲朋黨見安國論奏愠曰中興如此而曰  
績效未見是謗聖德也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  
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  
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  
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欽宗卽問識  
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  
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歎  
息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

去卽不疆留旣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諷臺  
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  
南仲旣傾宰相吳敏樞密使李綱又謂許景衡晁說  
之視大臣爲去就懷姦徇私並黜之安國言二人爲  
去就必有陳論懷姦徇私必有實跡乞降付本省載  
諸詞命不報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爲蔡京所知落職  
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没入已無蔡  
氏矣則向爲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爲京  
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乃除夢得小郡  
中書侍郎何臬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



付一面以衛王室捍疆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都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大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卽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珏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澣言珏爲綱遊說

珏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爲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澣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恐何梟從而擠之詔與郡梟以安國素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修撰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安國旣去逾旬金人薄都城于寅爲郎在城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



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圍益急欽宗亟召安國及許景衡詔竟不達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安國言昨因繳奏偏觸權貴今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行其職守必以妄發干犯典刑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旣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曰聞卿大

名渴於相見何爲累詔不至安國辭謝乞以所進二十一篇者施行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卹民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論定計略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內爲興復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立志謂當必志於恢復中原祇奉陵寢必志於掃平讎敵迎復兩宮



論正心謂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願選正臣多聞識有志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宅厥心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彊弱將帥之勇怯係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彊於爲善益新厥德使信於諸夏聞於夷狄者無曲可議則至剛可以塞兩間一怒可以安天下矣安國嘗謂雖諸葛復生爲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居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乞各專一經高宗曰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得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專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位苟容辱逮君父今彊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令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



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  
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  
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  
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  
特釋而不問又加選擢習俗旣成大非君父之利臣  
以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  
初頥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去異已者未得其策或教  
之指爲朋黨且曰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頥浩大喜  
即引勝非爲助而降旨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  
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  
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  
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  
彗出東南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卽解相印  
去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  
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今無  
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頥浩卽黜給事中程  
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  
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徽  
猷閣待制知永州安國辭詔以經筵舊臣重閔勞之  
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



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  
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  
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  
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  
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  
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  
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  
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  
楊韓氏仍詔館閣哀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  
得作奏入公輔興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

相風旨文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提舉  
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官又  
降詔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孤語曰文定蓋非常格也  
安國彊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  
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去其  
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卽置家事不問  
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  
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  
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  
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已



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嘆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爲府教授良佐爲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且送之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旣學道乃不復措意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三子寅宏寧

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



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游辟雍中宣和進士甲科靖康初以御史中丞何臬薦召除秘書省校書郎楊時爲祭酒寅從之受學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僞立寅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樞密使張浚薦爲駕部郎官尋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曰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出師河北二聖旣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

歲月敵人關陝漫不捍禦盜賊橫潰莫敢誰何元元無辜百萬塗地地方且製造文物講行郊報自謂中興金人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淮甸流血迫及返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爲久圖一向畏縮遠避此皆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中興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於憤耻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闕絕之後固陋以爲榮苟且以爲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黃潛善與汪伯彥方以乳媪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曾不思宗廟則草莽湮之陵闕則斧鉞驚之堂堂



中華戎馬生之潛善伯彥所以誤陛下陷陵廟感土  
宇喪生靈者可勝罪乎本初嗣服既不為迎二聖之  
策因循遠狩又不為守中國之謀以致于今德義不  
孚號令不行刑罰不威爵賞不勸若不更轍以救垂  
亡則陛下永負孝悌之愆常有父兄之責人心一去  
天命難恃雖欲羈栖山海恐非為自全之計願下詔  
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諂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  
出于僥倖之心而不虛其禍金人逆天亂倫朕義不  
共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寢荒殘罪乃在予無所  
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決意講武戎衣臨陣

按行淮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武勇必雲  
合響應陛下凡所欲為孰不如志其與退保吳越豈  
可同年而語哉自古中國疆盛如漢武帝唐太宗其  
得志四夷必併吞掃滅極其兵力而後已中國禮義  
所自出也恃疆凌弱且如此今乃以仁慈之道君子  
長者之事望於凶頑之粘罕豈有是理哉今日圖復  
中興之策莫大於罷免和議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  
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宣  
納質則孰重於二聖反復計之所謂乞和決無可成  
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丕變之在於務實效



去虛文治兵擇將誓戮大慙者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冀幸萬一者虛文也屈已求賢信用群策者求賢之實也外示禮貌不用其言者虛文也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卽日行之者納諫之實也和顏泛受內惡切直者虛文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親厚庸奴等威不立者虛文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教習兒戲紀律蕩然者虛文也遴選守刺久於其官痛刈姦賊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軍須戎具征求辦蠲租赦令苟以欺之者虛文也若夫保宗廟陵寢土地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爲中興之實政也陵廟荒圯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爲血爲肉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則爲今日虛文陛下戴黃屋建幄殿質明輦出房雉扇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儼分儀式贊者引百官入奉起居以此度日彼粘罕者晝夜厲兵跨河越岱電掃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踐衡霍之意吾乃擁虛器茫然未知所之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



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則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旣日遠而銷亡矣安石所致之小人方蕃息而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以致二聖屈辱羿莽擅朝伏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古之稱中興者曰撥亂世反之正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下昔宗澤一老從官耳猶能推誠感動群賊北連懷衛同迎二聖尅期密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何況陛下

身爲子弟欲北向而有爲將見舉四海爲陛下用期以十年必能掃除妖沴遠迓父兄稱宋中興其與惕息遁藏蹈危負耻如今日豈不天地相絕哉疏入宰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二年五月詔內外官各言省費裕國彊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姦慝疏上不報尋命知永州紹興四年十二月復召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言女直驚動陵寢殘毀宗廟劫質二聖乃吾國之大讐也



頃者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茲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見效今無故蹈庸臣之轍忘復讐之義陳自辱之辭臣切爲陛下不取也若謂不少貶屈如二聖何則自丁未以至甲寅所爲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聖之所在者誰歟聞二聖之聲音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而息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聖所懼在劫質所畏在用兵而中國坐受此餌旣久而不

悟也天下謂自是必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當今之事莫大於金人之怨欲報此怨必殄此讐用復讐之議而不用講和之政使天下皆知女真爲不共戴天之讐人人有致死之心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矣苟爲不然彼或願與陛下軟盟泗水之上不知何以待之望聖意直以世讐無可通之義寢罷使命高宗嘉納云胡寅論使事詞旨剴切深得獻納論思之體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獎諭旣而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寅復奏疏言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讐之義用賢修



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儻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  
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旣與浚異  
遂乞便郡就養始寅上言近年書命多出詞臣好惡  
之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詞未免玩人喪德之失乞  
命詞臣以飾情相悅含怒相訾爲戒故寅所撰詞多  
誥誡於是忌嫉者衆朝廷辨宣仁聖烈之誣行遣章  
惇蔡卞皆宰臣而授上旨令寅撰進除徽猷閣待制  
知邵州辭改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嚴州又改  
知永州徽宗皇帝寧德皇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日  
易月寅上疏言禮讐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

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讀兼  
直學士院丁父憂免喪時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  
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旣忌寅  
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  
章復劾寅不持本生母服不孝諫通鄰好不忠責授  
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尋復其官紹  
興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九寅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  
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  
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絕新州謫命下卽日就道  
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皆行于



世其爲文根著義理有斐然集二十卷

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  
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  
紹興間上書其畧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  
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爲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  
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  
亦浸消亾而不自知此臣之所大憂也夫敵國據形  
勝之地逆臣僭位於中原牧馬駿駿欲爭天下臣不  
是懼而以良心爲大憂者蓋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  
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

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嬖  
智巧不陳於前妃嬪佳麗不幸於左右時矣陛下試  
於此時沉思靜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爲大  
乎孰爲急乎必有慊然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徬徨不  
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  
爲天子瞽叟以匹夫爲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  
於窮約哉而瞽叟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  
而舜感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宗  
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於深宮  
享乘與之次以至爲帝一旦劫於讐敵遠適窮荒衣



裘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宮殿之安  
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墊隘其願陛下加兵敵國  
心目睽睽猶飢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  
弟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夫以  
疎賤念此痛心當食則嗑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  
爲況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  
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讐敵陛下自念  
以此事親于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  
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爲身謀爾陛  
下乃信之以爲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  
歸兩宮亦何誤耶萬世不磨之辱臣子不報之讎子  
孫之所以寢苦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  
畏懼忘之不敢以爲讎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顯爲  
負版者有協贊亂賊爲之羽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  
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慮畏懼寬之不敢以爲討守  
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復存也父兄之  
身終天困辱而求歸之望絕也中原士民沒身塗炭  
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王安石輕用已私紛  
更法令棄誠而懷詐興利而忘義尚功而悖道人皆  
知安石廢祖宗法令不知其并與祖宗之道廢之也



邪說既行正論屏棄故姦諛敢挾紹述之義以逞其  
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宣仁廢遷降祏使我國  
家君臣夫婦之間頓生疵癘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  
然將滅遂使敵國外橫盜賊內訐王師傷敗中原陷  
沒二聖遠棲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鬻鬻萬姓未  
知攸底禍至酷也若猶習於因循憚於更變亡三綱  
之本性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  
上是非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  
臣賊子由此得志人紀由此不修天下萬事倒行逆  
施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將何以異於先朝求救禍亂  
而致升平乎末言陛下卽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  
退無堅定不易之誠然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  
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摧中正  
之力而去姦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  
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  
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令  
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  
權之不在已也高閔爲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  
表作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昔楚懷王不  
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忿秦之以彊力詐其君使



不得其死其僭勝於加之以刃也太上皇帝劫制於  
疆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嘗膽宜思所  
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讐爲大恩乎  
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  
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  
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  
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  
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旣滅  
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目覩忘讐滅理北  
面敵國以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旣  
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  
合風旨求舉太平之興又爲之詞云云欺天罔人孰  
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  
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宏作書止叙契好  
而已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政恐其召故示之以  
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  
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  
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

寧字和仲以蔭補官秦檜當國召試館職除敕令所  
刪定官秦熺知樞密院事檜問寧曰熺近除外議云



何寧曰外議以為相公必不為蔡京之所為也遷太常丞祠部郎官初寧以父兄故召用及寅與檜忤乃出寧為夔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主管台州崇道觀卒安國之傳春秋也脩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合風前本舉太平文興文...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四



